

有哪些比较好看的重生小说?

我，前半生受着绿茶婊的气，60 岁的年纪得了癌症一命归西，可偏偏，我穿越了，还变成了那恶毒绿茶.....她妈！

不过我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穿越了，不如说是。。。鬼上身？

我死了，明明白白地死了，只不过六十岁的年纪，癌症夺走了我最后一丝活力。

可我现在又实实在在地活过来了。

我那原本应该消失的灵魂，不知为何飘过了数十年的时光，落在了姚胜男妈妈的身上。

我手里这双糯米团子一样的小手，温温软软，真真切切地提醒我，这是活着的温度。

「妈妈。」三岁姚胜男的童音，又萌又奶。

「嗯？」我还不太适应这个称呼，毕竟，我活过的一生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更何况眼前这个小女孩正是破坏了我一生幸福的绿茶婊。

「妈妈，」她的眼神怯怯的，又有点期待，「今天我可以和爸爸一起吃午饭吗？」

我犹豫了一瞬，还是点了点头，三岁的姚胜男开心地脸都涨红了一点，小孩儿就是单纯，心情都写在脸上，跟我活过的那一世中的她，一点也不一样。

电梯到达顶层，门打开，一个妆容精致的女人早已候在那里。

「宋小姐，姚总现在有客人，要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

「知道了。」

我牵着小胜男的手出了电梯，在那个女人的指引下在候客室坐了下来。

女人端来两杯水放在我们面前，弯腰的时候，胸前的风光一览无余，我道了声谢谢，将目光挪开，却在转头的瞬间看到了小胜男的眼睛。

那双圆圆的杏仁眼，目不转睛地盯紧眼前这个性感的女人，直直的，愣愣的，直到女人出了候客室。

「胜男？」

我唤她一声，她像是从癡症中惊醒一般，猛地转过头来，目光由涣散渐渐聚光，似乎好一会儿才看清是我。

「妈妈！」她甜甜地笑了一下，有点讨好地叫我一声。

「口渴吗？」我问。

「嗯。」她用力地点点头，乖乖地捧起水杯喝了一口。

她的脸蛋圆圆的，我总是想上去掐一把试试手感，但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太好意思下手。

今天早上，她走进我的卧室，提醒我今天是「去看爸爸的日子」，我才想起来，她也是有爸爸的。

在我们作为朋友的那些年，她不止一次地说到她的爸爸如何有钱，如何疼她爱她，然而我却从未见过她那个传闻中的爸爸。她妈妈倒是偶尔见过几次。

如果不是无意间得知她父母的关系，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是一个私生子，而她妈妈不过是她爸爸的众多小三之一，仅此而已。

没想到第一次见到她爸爸，竟是以她的妈妈，他的小三，这样的身份。

一道水杯摔倒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小胜男突然哭了起来：

「妈妈，我疼，哇啊——」

听见她说疼，我一下乱了手脚，她的小手捂着脸，我也不敢轻易动她，只好焦急地问：

「哪里疼？」

她只是撕心裂肺地哭，一抽一抽地话也说不清。

端水来的女人这时也急忙赶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只能说孩子嚷嚷疼，也不知道怎么了。

「怎么回事？」是男人威严的声音。

「爸爸！」小胜男抽噎着唤了一声，绕过桌子扑到男人的腿上，男人顿了一下，弯腰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胜男怎么哭了？」话语虽关切，声音却没有任何温度。

我站起身来，没有说话。一来我并不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二来我还拿不准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男人。

「爸爸，胜男被烫到了。」小胜男说完，还伸出一只肉乎乎的小胳膊指了指刚才打翻的水杯。

「你怎么看孩子的！」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这句话是對我说的。

「我.....」

「爸爸，不怪妈妈！」小胜男急切地摇晃男人的腿，令我瞬间想到一个成语——蚍蜉撼大树。

「爸爸，都是那个阿姨不好，她给胜男的水是烫的。」小胜男接着说道。

「对、对不起！姚总，我.....我不是故意的。」性感女人突然被指责，吓了一跳，连声道歉。

「这点事都做不好！」男人冷冷地抛下一句，没有多言，转向我命道，「到我办公室吧。」说完，他抬了抬腿，甩开小胜男。

我站在原地，还在为刚刚发生的事情感到不舒服。那个女人端来的两杯水，我那杯温度正好，没有理由另一杯是烫的。

低头看了看，胜男打翻的那只水杯还躺在桌上。

再去看胜男，她的小脸上真切地挂着泪痕，男人转身就走，完全没有看到小胜男伸手求抱抱的姿势。

我走上前，拉住了她的手。

.....

男人的办公室装潢精致、冰冷高大，我将小胜男放到沙发上，然后并排坐了下来。男人却坐在了遥远的、高高在上的老板椅上。

「我听保姆说，你前几天又喝醉了，你就不怕吓到孩子？」男人从办公桌下的抽屉抽出一只雪茄，漫不经心地点上。

「不是的爸爸，妈妈最近都没有喝酒了，妈妈，对吗？咳咳.....」小胜男急急地抢到我前面为我辩解。

男人吐了一口烟圈：

「这次来，做什么？」

我心中迷惑，但还是镇定地回答：

「胜男想和你一起吃个饭。」

「哦？这倒是新鲜。」

男人弹开烟灰，转向小胜男：

「胜男想吃什么？」

见男人终于开口向她问话，小胜男喜笑颜开，声音娇娇气气：

「爸爸，我想吃红阳路上那家新开的鹿野餐厅，我喜欢那里的蛋酥，妈妈喜欢奶酪派。」

男人的脸上终于浮现一丝笑意，说话的语气也温和了一些：

「那爸爸喜欢什么，胜男知道吗？」

「爸爸喜欢牛排，妈妈告诉胜男的。」说完，胜男讨好地看向我，「对吧妈妈？」

男人心情大好，按了一个电话键：

「给红阳路鹿野餐厅打电话，预约一个包间，三人用餐。一会儿让司机到公司过来接我们。」

「好的，姚总。」

是那个性感女人的声音。

男人似乎想到了什么，又说道：

「算了，让丁秘书去安排这件事吧。你不要管了。」

「姚总，我.....」

男人没有听下去，直接挂断了电话。

「妈妈，爸爸答应跟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啦！」

看得出来，小胜男很高兴，激动到说话都有些语气急促，见她这么高兴，我也不好扫她的兴，虽然并不想一起去，不过还是对着小胜男点了点头。

「胜男这么开心？是很久没有在外用餐了吗？」男人问。

「不是的，妈妈经常、经常带我去吃好吃的！」小胜男连忙说。

「我和爸爸一起吃饭，我开心！」小胜男接着说。

「爸爸，我们吃完饭可以去逛商场吗？」小胜男继续说。

「可以，想要什么爸爸给你买。」男人爽快答应。

「我想要爸爸给妈妈买包包！」小胜男大声说。

刚刚乐络起来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胜男举过头顶的小手还没有放下来便僵在了半空中。

男人冷笑一声：

「就这目的？」

我被他眼神中的轻蔑刺痛，急于辩解：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我不知道！」

小胜男敏锐地觉察到房间内的变化，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我看到她将双手放下握拳，使劲抠弄起自己的手指来。

这个小动作刺痛了我的神经，在我和她相识的那些年里，我太熟悉她这个动作了，每当她觉得尴尬、紧张的时候，她就会无意识抠自己的指甲根，直到抠出血为止。

在我们的关系变得无法调和的时候，我曾对她这个动作厌烦、恶心。

可现在看到三岁的、小小的她全身紧张地抠着自己的指甲，一股邪火冲上我的脑门。

我伸出一只手将她的手按住，握在了手里，转而对男人怒目而视：

「我无所谓你怎么看我，今天带她来也不是我愿意的，孩子想见你，我没有理由阻拦。但看你现在的样子，我真是后悔来！」

「后悔？」男人嗤笑一声，吸了一口雪茄，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对我甩了过来。

「拿走，这卡里有二十万。够你买包的了。」

「你！」

「餐厅已经定好了，你自己带她去吧。我很忙，就不奉陪了。」

手中的小手一哆嗦，我看了一眼胜男的脸色，只见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脸上写满了恐惧。我气急，放开她的手，起身捡起那张卡。

男人脸上的轻蔑更深，我将卡捡起来，走到桌前，看了一眼桌上的铭牌，将卡扔到他身上：

「姚继来！二十万买你一个小时，陪她去吃饭！」

男人显然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招，愣了一瞬，反问：

「我要是不去呢？」

「那我就给她找个愿意陪她吃饭的新爹！」

02

鹿野餐厅里。

小胜男坐在座位上，面前摆着她方才说喜欢吃的蛋酥，可她却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完全没有要吃的意思。

「胜男，你怎么不吃，你不是喜欢这里的蛋酥吗？」我有点迷惑。

听见我的声音，她猛地一抖，又是那样从癔症中惊醒过来的眼神，定定地看了我一瞬，勉强露出一个笑脸：

「好的，妈妈。」

她机械地拿起一根蛋酥，脸上挂着僵硬微笑，木然地咬了一口。我看着她的动作，有点担心、有点愧疚、有点心烦。

「不好吃吗？」

被我一直盯着看，她的声音发涩：

「好吃。妈妈，我最喜欢蛋酥了……」

我为她的话感到不解，刚想追问是什么意思，却看到她已经拿起第二根蛋酥，使劲地吃，感觉她情况有点不对，我忙伸手去阻止她吃下去，却不料——

「妈妈，对不起。」

「妈妈，请你不要打我。」

她的声音低低的，颤巍巍地，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可嘴角却仍扯着笑容。

我伸出的手顿了一瞬，又向她伸了过去，她被吓得闭上眼睛，豆大的泪珠被挤落下来。

她好像很怕我，但她没有躲开。

我用桌上的纸巾给她擦了擦脸，柔声告诉她：

「对不起啊，今天是我不好，害你没能跟爸爸吃午饭。」

她的眼睛缓缓张开，仍是眯着看我：

「妈妈，你不生胜男的气吗？」

「为什么生你的气？」

「胜男害妈妈没有买到包，也没有拿到爸爸的卡。」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原来一直在想这个，于是安慰道：

「妈妈不生气，你看，我不是有很多包包吗？并且我也不差钱！额.....应该不差钱。」

就在刚才，姚继来在我把卡片甩到他身上以后，还是拒绝了跟胜男一起吃饭，还说什么要是钱不够，他还可以再往那张卡里打十万。

我气不过，顺手抄起桌上的杯子朝他脸上泼了过去，并大骂了一声：

「孩子被烟都熏咳嗽了，你是瞎了还是聋了！」

泼完那个臭男人，我转身抱上胜男就出了公司。

原本是想回家的，但一想到餐厅已经定了，不吃白不吃。

我又安慰了小胜男几句，她见我确实没有发脾气的迹象，这才安心吃起东西来，可我仍感到她时不时在打量我的脸色。

唉，我快愁死了！

我没养过孩子，现在莫名其妙成了妈，这孩子的爹妈关系还这么复杂。

想我上一世活到六十岁，虽然年轻的时候因为姚胜男那个绿茶婊受了点打击，但是后半生也算平平淡淡安安稳稳。

谁知道怎么回事，又被拉回到人世刷这种艰难的副本！

话说回来，一想到我的人生又跟姚胜男绑在了一起，我就有点不舒服。这几天我一直尽可能避免跟她相处，她也很懂事，不太过来找我，吃饭也多跟阿姨一起，更多的时候，她都自己乖乖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电视声音开得不大，并且她看电视的时候很安静，从来没有大笑大叫。

我有时候看着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安静地就像一个玩具娃娃一样，心中有点好奇——

养小孩儿这么省事吗？

「妈妈，你怎么不吃啊？」小胜男问道。

「哦，我？我不爱吃甜的。」我看了一眼面前的奶酪派，没什么胃口，都怪刚才点菜的时候走神，什么也没想就点了这个菜。

小胜男面露疑惑，将脸埋下去小声说：

「妈妈是因为爸爸没有来吗？」

「不是，其实，嗯……我胃口变了。」反正她还小，忽悠她两句她也觉察不出来什么，我还是顺着自己的习惯来就好。

叫来服务员，我决定再点点东西。

「小羊排你们这儿有吗？」

「有的。」

「香煎小羊排，加一块咸派，开瓶清爽一点的干红。」

听见我点酒，小胜男明显哆嗦了一下。

「算了，酒不要了。来份鲜榨果汁吧，再要一杯温牛奶。」

「好的。」

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先把肚子吃饱再说。

香煎小羊排上来的时候，我简直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羊排的香气那么诱人，表面的油光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切下一小口，放进嘴里，柔嫩多汁，鲜美无比！我几乎感觉到灵魂出窍的轻飘感。

「妈妈。」

「嗯？」

「小羊排好吃吗？」

「哎哟那可太好吃了，我跟你说！」

说着，我用刀切下一小块，放到小胜男的盘子里，她乖乖地说了声「谢谢妈妈」，然后拿起勺子吃了下去。

「妈妈，小羊排真好吃！」小胜男夸赞。

「那是！」我得意地晃晃脑袋，又切了几小块给她。

「妈妈，你很喜欢小羊排吗？」小胜男问。

「嗯！」我郑重地点点头，「这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食物！」

小胜男懵懂地点了点头，她哪里知道，在我临死前的那些日子，已经尝不出什么味道，这么好吃的小羊排，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了。

这一餐吃得尽兴而满足，结账的时候听说这一餐是记在姚继来的账上的，我又追加了一份蛋酥打包。

计程车快到家的时候，小胜男靠在我身上睡着了。午后的阳光透过车窗覆在她脸上，在那张小小圆圆的脸上勾出一圈朦胧又闪亮的光圈。

我低头看她，发现原来她小的时候，睫毛就是又长又翘的，她的发色浅浅的，还有点自然卷，但是为了迎合李意合的喜好，她将头发拉直染黑，我都几乎忘了她原本的头发什么样子了。

李意合.....

他也已经离开我十几年了。

一想到李意合，那些年轻时候的日子便又在我脑海中重新清晰起来，那些荒唐的、痛苦的、纠缠不清的爱恨又让我的心里揪痛起来。

如果没有姚胜男，一切该有多好。

沉浸在回忆中的我被司机的「到了」唤回现实，我有点恍惚，付完钱便要下车，身子一动，旁边的小人儿顺势倒在了我腿上。

看着这小小一只，我叹口气，将她从车里抱了下来。

.....

抱着她回到家里，刚进门，阿姨便从里面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宋小姐，刚才姚先生打过电话来，说是.....」

「什么？」一种不好的预感从我心中升了起来。

「让你三天之内搬离这栋房子。」

03

「别过来！」

站在楼顶边沿的女人身着白纱，被风吹起的长发掩住她的脸，让人看不真切。

「走开！你们走开！」她一边大喊，一边将半只脚踏出了边缘。

「姚胜男！你下来！」我身边的男子声音里裹着焦急和恐惧。我看向他，怔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原来是李意合。

再去看准备跳楼轻生的女子，不是姚胜男又是谁？

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我和李意合大婚的日子，就在刚才，就在我们交换戒指的时候，有人闯进来大喊姚胜男爬到了这座全市最高酒店的顶层，说是除非李意合去接她，不然她就从这里跳下去，就当作是送我的结婚大礼。

此刻，我们一众人全候在这里，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一身婚纱的姚胜男身上，我虽觉得惶恐，可心中仍是生出一丝尴尬来，好似他们才是今天的一对璧人，而我是来搅局的。

「你下来，我们有话好好说。」李意合的声音比方才冷静沉稳了一些。

「那你答应我，甩掉她，和我结婚！」姚胜男大喊，她的表情冷酷、疯狂，向我瞥来的眼神中带着浓烈的恨意。

「你！」李意合气结，可 he 不想在这个时候激怒姚胜男，顿了顿，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身后的亲友窃窃私语声和在风声里，显得嘈杂而吵闹。

「你下来，我们回去商量。」李意合用力缓和着自己说话的语气。

「除非你今天娶我，不然我就死给你看！」姚胜男见李意合并没有一口答应，情绪变得更加激动。

「好！」李意合终是说道，「你下来，我答应你。」

我苦笑。虽然知道李意合是缓兵之计，但心中仍旧一片苍凉。

「那你将她手上的婚戒摘下来！它是属于我的！」姚胜男的声音中显出一丝欢愉，像是胜利的号角响起。

李意合侧身看向我，我看到他眉头紧锁，知道人命关天，由不得我使小性子。我连忙抬手去摘那枚刚刚戴在手上的戒指，可不知为何，无论我怎么使劲，那枚戒指都纹丝不动。

就在我低头跟自己的无名指和婚戒较劲的时候，李意合却突然制止了我：

「不要摘了。」

说着，他将我的手握在手中，转向姚胜男说道：

「我不能娶你。」

姚胜男惊恐地睁大眼睛。

「我爱的是她。」

我心中震动，抬眼去看眼前的男子。我有多久没有这么仔细看他脸了，原来他年轻的时候，这么好看。

「好，好，好！」姚胜男疯狂大笑，忽而对我怒目而视，「你赢了！」

说罢，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她双臂一震，纵身一跃。

「不要——！」

我从梦中惊起，坐在床上缓了许久才反应过来，又梦见了。

那天发生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打磨，并没有变得模糊，反而愈发清晰，通过梦境一次次在我脑海中重映。

不行！

我已经被折磨了一生，再也不愿跟她再有什么牵连了！

我必须给姚继来打个电话。

早上七点，我已经等不及了。

「喂，姚先生。是我。」

毕竟和对方不太熟悉，我选择了在我看来最合适的称呼，但是对方像是对这个称呼感到新奇，我听见他的声音在电话那头轻笑一声：

「嗯，说。」

他的声音懒懒的。

「叫我搬走可以，但是姚胜男不能跟着我去睡大马路，孩子归你养。」

「你又想利用她，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都不要，我养不了她。」顿了顿，我补充道，「我什么都没有，拿什么养她。你这么有钱，对她也是个保障。」

「她需要钱的时候，你来要，我给。要是嫌累赘，你就直接扔到福利院去好了。」对方懒洋洋地说罢，不等我再开口，就直接挂断了。

我瞪了一眼手机，气恼地扔在了一边。

就在这时，我的余光瞥见房间门口那里，有什么东西闪过。

我走出去，四处扫视了一圈，并没看到什么异常，又蹑手蹑脚地走到姚胜男的房间，轻轻推了一下，门没锁，儿童床上，她还在睡着。

阿姨八点上班，这会儿还没来。

也许是我看花眼了吧。

我索性在客厅坐了下来，认真分析起当下的处境来。

姚胜男的妈妈叫宋锦瑜，从身份证上来看今年刚刚 27 岁，而姚胜男已经三岁了，也就是说她妈妈几乎是大学还未毕业，就上了姚继来的贼床。

现在这个钱比人性更多的姚继来不但想甩掉这个可能早已腻烦的小三，连自己闺女都不要了，从情感上来说，我并没有为姚胜男负责的义务，奈何我现在身份尴尬，披着这样一张人皮，不想管也不行。

更何况她还是个小孩。

不管怎么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先活下去。

阿姨到达的时候，我已经收拾了一堆东西，正跟阿姨交代我要出门一趟的时候，姚胜男从房间出来了，见我两手拎着这么多东西，她似乎呆滞了一下，小声地问道：

「妈妈，你要去哪儿啊？」

我用脚去探鞋子，匆匆地对她说了一句：

「我出去一趟，你在家乖乖的啊，冰箱里还有一包蛋酥，叫阿姨给你热一下。」

说罢，我便冲她摆了摆手，转身出了家门，门后还传来了她小小的一声：

「妈妈再见。」

不知怎么地，我竟感觉她的声音中有哭腔，电视上好像经常会演家长出门，小孩儿大哭大闹的桥段，那可是惊天地泣鬼神，可完全不是这样。

许是心理作用吧。

出了门，我打了一辆车，直奔红阳路。

红阳路在市里算是有钱人才会经常光顾的地方，这里地段金贵，开了许多奢侈品店，这种地方，仔细找找，一定会有那些回收奢侈品的商铺。

果不其然，在我走完开阳路上几乎所有小街口的时候，找到了这么一家。

我将手中所有的包袋扔到柜台上，一共 13 款包。

老板见我拿来的货品相不错，甚至还有两只限量款，我告诉他家里这样的东西还有不少，若是他给的价格好，我便不去光顾别家了。

从店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大好，果然有钱就有安全感！

携着巨款，我直奔银行。

这两天在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只找到了两张银行卡。我要将这里面的钱全都取出来，然后再去新的银行开户，把钱存好。说不清为什么，我直觉这样比较安全。

一切办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的光景。

我又累又饿，想觅个地方吃点东西，来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从未向此刻这样轻松。

随便找了一家餐厅，点好餐，我已经开始盘算宋锦瑜那一墙鞋柜的鞋子可以换多少钱了。

就在我点的餐上齐的时候，手机响了，屏幕显示，是家里的电话。

「喂？」

「宋小姐，你、你在哪儿呢？胜男她发高烧了。」

赶到医院的时候，姚胜男已经躺在病床上睡着了，好在这家儿童医院离家很近，阿姨说以前胜男一直都是在这家看病的，档案也有，还有一些比较熟的护士和医生。

阿姨说不清楚姚胜男发烧的原因，我心里躁得慌，嘱咐了阿姨一声，便出去找医生。

靠近护士站的时候，听到两个小护士在聊天：

「那个小姑娘又来了，还是发烧。」

「等着吧，一会儿她那个妈就该借这个由头跟孩子爸爸打电话要钱了。」

「这妈也真是够心狠的，为了男人的钱，连孩子都下得去手。」

「咳，人家为了钱，自己都能豁出去，孩子算啥？」

虽然偷听别人的谈话不够坦荡，但我的第六感让我觉得，她们说的事情，与我有关，令我不自觉地静静站在那里听了下去。

「那孩子三天两头发烧住院，不过这次好像是真的，刚才给她量体温，39 度，并且她妈也没在。」

「话说回来，那个女人总教她女儿耍这些小心眼，就不怕她女儿长大了也走歪路吗？」

「人家怕什么，没准人家还觉得躺着挣钱轻松，巴不得女儿继承衣钵呢！」

「呵呵呵呵呵，你这嘴巴够毒的！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

「要我说啊.....」

「咳咳！」一个男人在我身后轻咳两声，却像炸雷一样吓了我一跳，我转身，竟是个医生，那人高我一头，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一道干净清爽的下颌线。

两个小护士被打断，连忙起身看了过来，先看到了医生，匆忙地打了声招呼：

「李医生。」

继而又发现了我，两人的声音顿时变得干巴巴的：

「宋小姐，你也在这儿啊。」

她们两个脸色通红，互相交换着紧张的眼神，像是怕我发作的样子。

「我想找下给姚胜男看病的医生，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我冷静地对她们问道，对刚才的事情毫无重提的欲望。毕竟，在我看来也不是评价我，我又不是原主。更何况，我一个活过一辈子的人，这种事见多了，实在不值得费心去辩解。

「这位李医生就是。」其中一个小护士快速地说道。

「哦，李医生你好，我想问问胜男发烧的原因。」

「到诊室来吧。」李医生淡淡地扫了我一眼。

「请坐。」

诊室里有一张桌子，一张病床，两个资料柜，乏善可陈。

倒是一张放在桌上的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

照片上有四个人——李医生，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女人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不知为何，我竟觉得照片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有点眼熟。

在脑海中搜索一番，没有什么印象，索性就放下了，我已经不是爱追根到底的年纪了。

「医生，我就想知道胜男是怎么突然就发烧了，早上还好好的。」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请问宋小姐今天早上可有跟孩子发生什么……」他顿了顿，斟酌了一下用词，「不愉快？」

「不愉快？没有啊，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她刚睡醒。是不是吃坏肚子了？」我有些纳闷。

李医生的目光在我脸上扫视一下，似乎想要寻求什么答案，但他仍是冷静地回答：

「我问过阿姨，她早上没有吃东西。」

我不解地皱了皱眉。

「但是阿姨说从你出门后，姚胜男便回到自己房间，起初她以为孩子是睡着了，后来去叫孩子吃饭，才发现她躺在床上掉眼泪。后来哭累了就睡着了。」

他说得平静，可我心中却震动不已。

「午饭她也没有吃。阿姨是下午才发现她发烧的。我对她做了必要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说完，他盯住我眼睛，说了一句：

「孩子上火，引起免疫力降低，突发高烧。宋小姐能想起什么让她不舒服的事情吗？」

我没回答，但脑海中闪过了早上打电话时，从门口闪过的那道影子……还有出门时听见的那声带哭腔的道别。

「宋小姐，孩子就像树苗，你怎么养，她就怎么长。」

离开李医生的办公室，回病房的路上，我的心绪复杂烦乱。

要说我有多恨姚胜男，倒也说不上。

比起恨，反倒是可怜更多一些。

她活着的时候，李意合间歇和我说过一些她的情况。

她死后，成了我跟李意合心头一个巨大的伤疤，余生，我们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个人，但我知道，在我们两个人的沉默里，她的影响从未消失。

我突然想起，那个时候，好多同学朋友都有暗示过我，姚胜男可不简单，更有甚者直接跟我挑明，说她就是个绿茶婊，缺男人、缺爱。

而我却因为了解过她的家庭后，对她生起了一丝怜悯，认为她是因为家庭不幸，所以性格上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她妈怎么养，她就怎么长。也不能全愿她的。」年轻时候的我，对人性的复杂并不知晓，只一味地要给所有事情找一个注脚。

命运是在嘲笑我吧？

好像在说，你这么能耐，你来养咯？

我该怎么办？

回到病房，姚胜男恰好醒了过来，她的大眼睛迷茫地眨了眨，晶亮的眼珠呼噜噜转了一圈，马上转到了我身上。

「妈妈！」她喊了一声，翻身就要坐起来，我连忙走上前阻止。

「别动，躺好了。」

她立马停住了动作，只用那双眼睛盯住我，像是生怕我消失一样。我将她的枕头拍了拍，让她躺得更舒服一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我摸了摸她的额头，有点烫。

「我饿了……」她奶声奶气地答道。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见我起身要走，她又慌忙改口：

「我不饿！」

「妈妈别走……」

我顿下身形，看她一眼，转身跟阿姨嘱咐了几句，又给了阿姨一些钱，便托她出去了。

阿姨一走，屋里就剩下我和姚胜男两个人，我要她再睡一会儿，点滴打完我再叫她，可她无论如何也不肯睡。

我没有跟小孩斗智斗勇的经验，便由她去了。我心里烦躁，忍不住每隔一会儿便要看看输液瓶里还剩多少。

「妈妈，你去哪儿了？」像是鼓了很久的勇气，姚胜男小声地问道。

「我去给咱们弄钱去了。」我决定实话实说。

「弄钱？」她有点疑惑，「去找爸爸吗？」

「不不不。」我连忙否认，「我出门的时候不是拎着好多包包吗，我把他们卖了，换成了钱。」

她的小脑袋在枕头上晃了晃，似乎有点不明白：

「妈妈不喜欢它们了吗？」

「嗯，那倒也不是。」我想了想，「但是现在我们更需要钱。」

她点点头，表情仍是似懂非懂，到底还是小孩子。我见她不再说话，又看了一眼输液瓶，收回目光时，发现她竟在抠弄自己的指甲根部，我伸手去抓住她的一只小手，握在手里。

「妈妈需要钱的时候，会把胜男卖了吗？」

她的声音怯怯地，眼帘低垂，眼睫毛上已经沾了泪水。

我在心里哀叹一声，轻声安慰：

「不会的。因为胜男是妈妈的宝贝，咳咳.....」

我说得心虚，还感觉自己有点怪恶心的，可看着小家伙欣喜的样子，只好清了清嗓子说：

「我卖包是因为包太多了，可胜男只有一个啊！并且卖了包包，我和胜男就有好生活了。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又用空着的小手伸出短短的食指冲我勾了勾，我见状只好把头伸过去。她将那只小手抱住我的头，奶声奶气地说道：

「妈妈也是胜男的宝贝嗷。」

说完，「吧唧」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我顿时老脸一红，活过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这么露骨的告白，真挺害羞的。

幸好这时阿姨回来了，说完，我托阿姨给姚胜男喂点吃的，又要来了刚才托她在外面找到的房屋中介的电话。

跟中介说明了自己的需求，很快约好了第二天看房子的事情。

只有三天的时间，偏偏姚胜男还生病了，唉，心力交瘁。

单亲妈妈不好当啊！

好在姚胜男病得不重，烧也很快就退了，在住院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院了。

原本我想让她在家跟阿姨一起待着，这样我一个人腿脚还快些，可她无论如何不肯离开我，我只好带她踏上了看房之路，留下阿姨一人在家收拾东西。

中介是个年轻的男人，叫小赵。见我还带了一个孩子，弄来一辆有宝宝座椅的电动车，见我讶异，他笑笑解释说是他们这里有个女超人，小孩儿没人看的时候，就要带孩子来上班，这个宝宝座椅就是她装的。

将姚胜男放在宝宝座椅上，我骑车跟在小赵的电动车后面，因为太久没有骑过这种交通工具，我感觉自己浑身僵硬。

「妈妈，你真厉害。」坐在宝宝座椅上姚胜男说道，她的声音那么清脆，引得路边的人都朝我们看来。

「啊哈.....谢谢你。」我有点尴尬地回应，眼神仍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的小赵，生怕跟丢了。

「妈妈，你骑这个好厉害！」姚胜男不遗余力地夸赞，听她语气，似乎很是兴奋。

「你喜欢坐这个电动车吗？」我企图转移她的注意力。

「喜欢！」她大叫，「这个比汽车好！」

我无语，不禁想起了很多年前流行过的段子，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再看看开心地摇头晃脑的姚胜男，我不禁一笑，真是小孩儿！

一个上午，我们看了六套房子，其中只有一套我比较中意，那是一套三室，离原本住的地方不太远，附近有个幼儿园，其他配套设施也还不错，只是价格有那么点高。

回到中介公司的会客室里，我一边回想刚才看的几套房子，一边跟小赵了解一些租房事宜。见我犹豫不决，小赵主动提起其中一套两居，我回想起那套房子，也不错，但是.....

接下来我可能要找工作挣钱，不能照顾姚胜男，阿姨不能辞退，我也没有一下子接受和姚胜男成为亲密无间的母女的心理准备。

所以还是三室比较理想。

「价格还能便宜点吗？」我问，上一世，我从未为房子发过愁，谁知道这一世还是经历这样的事情。

唉，我只要跟姚胜男扯上关系，人生就有新挑战。

「真不好意思，宋小姐，您看，那套房子不管是户型、装修，还是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都特别好，尤其那家幼儿园，在附近很有名，许多有钱人家都把宝宝往里面送，您住那儿，将来小公主在那儿上学，您接送也方便不是？这个价格真是不贵。」

「你说的我也理解，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有点高。我看房间里茶几都有点积灰了，说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住了不是吗？你们这么放着租不出去，也是一种损失，便宜一点，我就租了。」

「这.....」小赵面露难色。

「叔叔，我亲亲你，你给妈妈便宜一点好不好？」一直待在一旁的姚胜男突然走过来说道。

小赵愣了一下，转而笑了一下：「那我去跟领导申请一下吧。」

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出，一下子有点没反应过来，见小赵转身要走，我忙大叫：

「站住！」

小赵回头看我，有点不明所以。我顾不上跟他解释，直接说道：

「不要申请了，我租了，不需要优惠，你去打合同吧！」

小赵一离开会客室，我便将姚胜男拉到了面前，她这么敏感，早就发现了有不对，这会儿小脸都有点白了，直愣愣地看着我。

说实在的，我有点生气，我没想到她这么小的孩子竟会说出这样的话，她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强压情绪，自从李意合去世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动过气了，这么多年，我还以为人老了，自然就没有那么多情绪了。也许这情绪是因为这个 27 岁的身体？

「胜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跟叔叔说那种话？」

「我想帮妈妈……」她的声音变得颤抖而细弱。

「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不能凭借.....」我咽了口唾沫，连同「出卖色相」四个字一起咽回肚里，忖度了一下，重新说道，「我们要靠智慧，靠能力，靠劳动来换取想要的东西。」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亲亲抱抱，这些都是亲人、爱人之间的举动，不能随意亲别人知道吗？」

她又点点头。

「更不能拿来做交易.....交易你懂是什么吗？」

她点点头，又摇头，小小的脸蛋写着大大的困惑：

「妈妈跟爸爸要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被噎了一下，只好强行解释：

「那是因为妈妈和爸爸是爱人.....以后不会这样了。」

顿了顿，又补充要求：

「你也不许这样了，好吗？」

她点点头，奶声奶气地说好。

签完合同，我又托小赵帮我联系搬家公司，自己则带上姚胜男回家收拾东西，下午约了将奢侈品店的老板到家中，将阿姨按指示整理出来的包、鞋和衣服一并折了个价给他。

手中有钱，我的心情便安稳一些。

我才不会给姚继来把这些东西留下，就当这是我替他养闺女的抚养费了。

我看着姚胜男的背影，默默计划着未来的事情。

第三天，小赵带着搬家公司的人来后，一众人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

姚胜男一边觉得有点新奇，一边有点不知所措，她似乎没有经历过搬家的事情，对搬家没有什么概念。

我不时嘱咐一句搬家师傅，她便在后面重复一句，不时还要对我伸个大拇指，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只能对她笑笑。

中途休息的时候，我决定跟她「谈一谈」。

「胜男。」我将她放在沙发上，拿捏着用词，「以后你和我，还有阿姨，我们要去另一个地方生活了，爸爸可能不会去我们家看你了，你觉得可以吗？」

她那对黑葡萄一样的瞳仁转了一下，煞有介事地说道：

「没关系的妈妈，我们可以去看爸爸。」

「嗯，对，你说得对。」我艰难地回答，说实在的，要是可以的话，我希望一辈子都不要再见那个男人了，小三这个身份毕竟太尴尬了。

「如果，我是说如果，以后我们不要爸爸了，只有你和我，我们一起生活，你愿意吗？」

她郑重地点点头：

「胜男有妈妈就幸福。」

唉，这孩子好像少根筋，这时候正常不应该大哭着爸爸妈妈都要吗？我果然对小孩儿不是很懂。

一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我们其实是被姚继来抛弃了的事实，正犹豫是不是等她大一点的时候再说，电话响了。

我将电话拿起。

「第三天了，这次怎么沉住气了？」是姚继来的声音。

「啊？」我有点莫名。

「我在公司等你，你下午带胜男来吧，我们一块去吃个饭，顺便给你买几个包。」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一丝「原谅」的味道，让我有点不爽。

「不必了，我忙着搬家呢。」我没好气地回绝。

「搬家？谁允许你搬家？」姚继来陡然提高声音，似乎很是震惊。

我心说不是你要赶我们走的吗？你精分吗小伙子？

但我什么也没说，他便不容置喙地命令道：

「给我在家等着，我一会儿就到。」

05

姚继来赶到的时候，我刚好和姚胜男一起吃外卖，家里的东西搬完了，因为要等姚继来，我让阿姨跟着搬家师傅先过去了。

大门没关，姚继来直直走进来，「哐」地一声用关门声宣示他的到来。

他走进屋，粗略看了一眼，便将目光落到我和姚胜男身上。

「你想干什么？」他问，脸上虽没有太多表情，声音却压着一丝怒气，不难听出来。

我用纸巾擦了擦嘴，起身说道：

「搬家啊，不是你说的吗？」

他将我上下打量一番，脸上露出一丝不可捉摸的表情：

「你外面有人了？」

这说法我倒是没有想到，当即反驳：

「你瞎说什么！孩子在这儿呢！」

胜男到底还是小孩子，眼前的事情好像丝毫没有妨碍她吃饭，这会儿她正全神贯注地用勺子和面条较劲，很是认真。

「跟我过来！」

姚继来抓住我的手，径直走向卧室，一进门便反手将门关掉，我趁机甩开他的手，扭扭手腕，还真有点疼，我不禁有点恼脾气：

「别对老人家动手动脚的！」

原本向我走来的姚继来脚步明显滞了一下，见我拧着眉头，声音又软了下来：

「弄疼你了？」

虽然我也是啥都见识过的人了，但忽然听到这么肉麻的一句，还是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自觉是个六十岁的老女人，自我感觉「很安全」，但他这声关怀却提醒我，在外人眼里，我只是一个 27 岁的年轻女人，更何况，眼前的男人还是这个年轻女人的金主。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气氛都烘到这儿了，我再不做点啥，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姚继来向我走近，我身后便是一张大床，这可不太妙，我不动声色地挪开一步，摆出公事公办的样子：

「有事说事。」

他方才柔和下来的表情怔了一怔，慢慢冷了下来，将方才的话又问了一遍：

「你外面有人了？」

「没有。」我也直截了当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执意要走，是故意闹给我看吗？」

「我要独立，要靠自己养活自己还有姚胜男，有问题吗？」

「独立？」他将这个词在嘴里咀嚼了一下，忽然嗤笑一声，「拿什么独立？你工作过吗？知道在外面工作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吗？凭你，工作一年，也买不到你手里拿的一个包，你能受得了？」

他说的没错，但那是以前的宋锦瑜，不是我。

不过我也没有跟他争辩的必要。

「说完了？还有别的事吗？刚好你来了，你好好看看啊，房子完好无损，钥匙就在门口托架上，没别的事我带胜男走了。」

话音未落，姚继来忽然向我靠近，我吓了一跳，连忙躲开，整个人闪过他，到了卧室门口，我也不是白活那几十年的——见势不妙就逃，是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安全意识。

抓住门把手，扭了一下，门锁开了，我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刚打开一条门缝，肩膀就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了一把，我尚未反应过来，整个人便被按到了门板上。

「哐！」一声巨响，门房也被顺势再次关上。

「你到底想干什么！」姚继来压低声音，这句话几乎是从我牙缝里挤出来一般，我知道他很生气，但是不知道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甩掉一个包袱对他来说不好吗？并且看他之前的表现对姚胜男的妈妈也不是很在意啊！

「我要自由。」我强装镇定地答道。

「自由？」他重复。

被他困在角落里，我努力在脑海中编造说辞，这时候惹恼对方显然不是什么聪明的做法。

他离我这么近，导致我十分地不自在，我一边躲闪着他的逼视，一边想把自己缩小，拉开跟他的距离，哪怕多一厘米也好。

见我不说话，他忽然伸出另一只手捏住了我的下巴，迫使我抬起头来，呵，这个场面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蛮流行的，人称「壁咚大法」。

不过门板怪硬的，硌得背很不舒服，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面前这个男人似乎要亲我？

眼看他的脸已经凑到眼前，就在我要抬起撩阴腿招呼他的一刻，门外忽然传来一阵乱响，姚继来的动作被打断了。

「呜啊啊啊——妈妈——妈妈——」是姚胜男的哭声。

姚继来叹口气，附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忘恩负义」，说罢开门走了出去。

姚胜男还在哭，我虽惊魂未定，但还是连忙走了出去。

只见姚胜男坐在地上，餐盒也被打翻在地上，有些汤汁还洒在了她的小腿上，她的两只小手捂着脸，哭个不停。姚继来走过去，似乎想要抱她起来，可走到跟前，不知为何停住了。

他抬起头，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留下一句：

「你中意的那家幼儿园，我已经打点好了，下周开学，你带她去就可以了。其他事情，我让秘书联系你。」

说罢，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我连忙走到姚胜男面前将她抱起，拍掉她腿上的食物残渣，问道：

「你怎么样？摔疼了吗？烫着了吗？」

她的哭声戛然而止，两只原本紧紧捂着眼睛的小手悄悄张开两条小缝，小心翼翼地问：

「妈妈，爸爸走了吗？」

见她不肯放下手，也许是溅到眼了。

「走了。你还好吗？眼睛没事吧？」

听我一说，她的小手忽然像两扇小门一样打开，一双黑葡萄一样圆溜溜的大眼睛对我眨巴眨巴，一滴眼泪都没有，原来是装哭！怪不得刚才姚继来那样看我，大概以为是我教的了。

我这才明白她是故意的，是她把我救出来了。这时她的小手又合上，然后发出一串可爱的笑声：

「妈妈，我的眼睛没事。你看你看，芝麻开门！」

小手又打开，那双大眼睛有点讨好地看着我，我怎么好怪她说谎吓人，只好冲她无奈地笑了一下，她见我笑，这才放心地笑了起来。

洒在她身上的汤汁一点都不烫，只不过是衣服脏了，她也不是摔倒在地上的，没受什么伤。我将她放在洗手池上给她洗小腿小脚丫，回想到刚才的一幕，不禁老脸一红。

「妈妈你怎么脸红红的，是发烧了吗？」

「不是。」我说，「岁数大了，受不了这个。」

姚胜男小脑袋一歪：

「妈妈的岁数很大吗？」

我看她一眼，心说你妈岁数不大，我的岁数可不小。

新家安顿很顺利，我和阿姨接连几天忙到昏天黑地，但我丝毫不觉得累，在病床上躺了这么多年，现在重新获得一副健康的

躯体，流汗也好，手脚发软也好，都让我觉得那是活着的信号。

周一，我放了阿姨两天假，自己带姚胜男到幼儿园报道。姚继来打点好的幼儿园正是租房时看好的那家，之前我还在想入园又是一番折腾，中介小赵说这家幼儿园还挺难进的。姚继来把这件事解决了，倒给我省了许多麻烦。

早上到幼儿园时，园内已经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等在那里。我们到得挺早，见大家都互相打招呼，有的小孩儿已经被家长放到幼儿园的游戏区适应环境，我也有样学样要姚胜男去结识小朋友。

看着姚胜男依依不舍地撒开我的手，走到游戏区，有点不安地时不时回头看我的样子，我竟莫名觉得有点心疼。

因为她是小孩子。

我这么告诉自己。

定然不是因为她是姚胜男。

看着她的背影，想到自己的上一世，我和李意合没有孩子，一辈子没有因为小孩儿的事情发过愁，此刻生出无限感慨：小孩子果然是甜蜜的负担啊.....

正在我发呆出神的时候，小腿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低头一看，一个头戴棒球帽的小男孩摔倒在我面前，我连忙蹲下扶他

起来，这才看到他还戴了口罩。帮他拍了拍膝盖上的土，问他有没有事，小男孩酷酷地说道：

「没事，谢谢阿姨。」

说完，他仰起脖子看了一圈，又转而问我：

「阿姨，请问老师在哪里啊？」

就在这时，一名穿着工作服的老师从室内走出来，满脸笑容地说道：

「各位新入园的家长、小朋友们好，我们的教室已经准备好了，请大家一起到 7 号教室参加我们的入学仪式。」

游戏区的小朋友纷纷扑向各自的家长，姚胜男跑到我面前的时候，红扑扑的小脸上渗出了一层薄汗，帮她擦完汗，我才发现小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大概跟着他家长进教室了吧。

大家一齐进了教室，短暂的纷杂后，家长四散站在教室周围，我在后面选了一个位置站定，看到姚胜男落座后，我仔细环视了一圈，那个小男孩果然也在。

别的小朋友都在四处张望，看这看那，看自己的爸爸妈妈，唯有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不禁莞尔，还挺酷。

幼儿园园长和老师做完欢迎致辞和一些必要的介绍后，开始调动教室内的大家做一些互动小游戏。

一个老师给孩子们一人发了一朵小雏菊，尔后宣布，小朋友们要一一做自我介绍，然后把手中的小花送给自己喜欢的小朋友，然后问对方「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吗？」

这倒是新鲜，这种互动虽然是积极的，但是我又隐隐担心姚胜男要是收不到花会不会不开心？

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游戏开始没多久，姚胜男就收到了两朵小雏菊，她将手中的三朵小花冲我晃晃，很是开心。

这下好了，肯定有别的小朋友收不到花花了。我暗叹一声，游戏有漏洞。

这时，轮到那个棒球帽小男孩做自我介绍了。他站起身子，沉静地开口：

「大家好，我叫李意合。」

说完，他转身穿过小朋友的桌椅径直走向教室后面来，而此刻，我已经全然怔在那里。

他在我面前站定，举起小雏菊：

「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吗？」

三岁的李意合对我问道。

我定定地看着眼前的李意合，忘记了伸手，有老师提醒「要送给小朋友哦」，但他像是没有听见一样，直直向上伸着小雏菊。

是的，这就是他。

不是重名，不是做梦，就是他。

可是.....

「不许你抢我妈妈！」一声响亮的大叫，我晃过神来，看到姚胜男不知什么时候冲了过来，直接推了一把李意合。

教室里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措手不及，好在老师经验丰富，赶紧跟过来扶住李意合。我也叫住了姚胜男，告诉她打人是不对的。

我叫姚胜男跟李意合道歉，姚胜男撅起小嘴，很快红了眼眶：

「是他不好，他要跟我抢妈妈！」

李意合淡然地看了看姚胜男，仍把小雏菊伸向我。我几乎是下意识想要伸手去接，这时老师突然开口说：

「你看胜男小朋友都哭了，你把花花送给她，和她做朋友好不好？」

李意合摇头，坚持不要。

场面陷入僵局，老师一脸无奈地看着我，希望我来说点什么，可我看着两个小孩儿，只觉得心慌意乱。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教室门口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原本聚集在我们身上的目光齐齐望去。

男人头发乱蓬蓬的，远远看去，有点眼熟。

只见他目光在教室内左右打量，自说自话地介绍道：

「我是李意合的家长，请问他在？哦，看到了！」

男人一边向教室后面走来，一边为众人的注视感到迷茫，走到李意合跟前，问向一旁的老师：

「李意合闯祸了吗？」

老师向他解释来龙去脉，李意合将小雏菊收回胸前，姚胜男死死抓住我的手指不肯松开，时不时对李意合瞪眼相向。

没有人知道我的内心正在经历怎样的地动山摇。

且不说眼前的男人我认识，正是前几天去医院见到的李医生。

李意合的出现已经使我震惊万分了，万万没想到李医生竟是他的家长？那他是？

李医生听完老师说的话，思考了一下，对李意合问道：

「老师说规则是送给小朋友，你能明白吗？」

李意合点点头。

「那你要不要考虑送给这个小妹妹，跟她和好，做好朋友？」

李意合闻言，默默地低下了头，忽然又抬头看向我，我艰难地对他露出一笑，他像下定什么决心似的，将小雏菊塞进我另一只手里，头也不回地走回了座位。

老师和李医生面面相觑，还是园长首先反应过来，将游戏推进下去，好在小朋友们也没有受到多少干扰，入学仪式顺利结束了。

家长们陆续离开幼儿园，姚胜男再三要我答应一定会在她放学之前来接她，不远处，李医生也在和李意合说些什么，我忍不住支起耳朵去听。

「早上怎么不叫我？」李医生问。

「你在睡觉。」李意合回答。

「所以要叫啊！」李医生说。

李意合没说话，我偷偷向他看了一眼，却正撞上他看过来的目光。我赶紧收回目光，又对姚胜男嘱咐了两句，这才出了幼儿园。

走了没两步，便听到身后有人喊：

「宋小姐。」

我转身，不是别人。

「李医生，你好。」

李医生走上前来，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道歉：

「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我将他打量一眼，只见他不止头发乱蓬蓬，唇边的胡茬也有些明显，和他在医院时整洁严肃的模样截然不同，我伸手指了一下：

「你的 T 恤穿反了。」

他忙低头看，咧嘴笑说：

「出门的时候比较匆忙，昨天值了一夜班，早上睡迷糊了。」

我沉默了一瞬，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是李意合的.....？」

「叔叔，我叫李清晏。」

我心中大恸，眼睛蓦地酸胀不已，但我仍抱着一丝希望，踟蹰片刻，问了出来：

「他爸妈怎么没来？」

他沉默一瞬，说出了我最不想听到的答案：

「车祸，去世了。」

我低头，泪水止不住地落下。

「你怎么了，你……诶……我……纸……」

他手足无措地在裤兜里摸索一番，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在外人看来莫名其妙，但是我心中难过，实在难忍。那张放在李清晏办公桌上的照片又闪现在我脑中，站在他身旁的原来是李意合的父母，怀中的婴儿正是李意合。

上一世，李意合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他跟着叔叔长大，可叔叔却在李意合考上大学那年，因受情伤独身一人去了海外，再也没有回国，最后更是客死他乡。

这个我前一世素未谋面的叔叔，此刻就站在我的眼前，面露尴尬，不知如何是好。

而我意识到此刻的李意合，已经经历了失去父母的苦难，再次相见，他的人生似乎也并没有变得美好一些。

李清晏不放心我，执意送我回家，交谈中得知他和李意合的家离得很近，他没有追问我为什么哭得伤心，一路上自说自话：

「那小子今天缠着你，多半是因为你穿的裙子，他妈妈就喜欢这种风格的裙子。」

我恍然，想起前一世，他很中意给我买裙子，格纹，轻纱，我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样式，原来竟是为这。

即便一起生活过那么多年，我们之间也仍有许多未知的事情啊。

回到家，我瘫坐在沙发上，整个人感觉像是被人抽掉了脊骨一样，疲惫不堪。

闭上眼睛，脑海中的回忆如层层海浪涌了上来。

我和李意合是在大学认识的。

那时候，李意合总是一副生人莫近的样子，加之他的相貌出众，成绩也很好，吸引了许多女生的注意。

那时候，姚胜男总是出现在他的左右，原本大家都以为他们是男女朋友，直到有个女生跟李意合告白被拒绝后，询问得知姚胜男只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后来，知道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更多的女生跃跃欲试追求李意合。

也是从那时候，关于姚胜男是个绿茶婊的传言越来越多，人们说她整天缠着李意合，明知道李意合对她没意思，还摆出一副正牌女友的样子找茬那些追求李意合的人。

原本我只当那些是与我无关的谣言，并不理会。

直到我和李意合越走越近，才切身体会到姚胜男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派。

好在李意合始终如一，虽然我们中间也有过一些误会，可他最终仍选择了我。即便姚胜男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来破坏我们的婚姻，我和他也相互扶持着走到了最后。

只是可怜李意合，他的一生，就像铭刻着苦难的一本书，每一步，命运都要拿生命来戏弄他一番。

不过两岁，他的父母便离他而去。

想到他今天独自一人去幼儿园、一个人找老师，还有他坐在座位上安静的样子，原来，那不是小孩儿耍酷，而是他知道，身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并没有一个是为他而来。

我只晓得姚胜男和李意合是很小便认识的朋友，但万万想不到竟是幼儿园的年纪，两人便相遇了。

大学的时候，因为姚胜男的存在，我很嫉妒她，很遗憾自己没有参与李意合的童年，没有比她更早一步认识李意合。

谁能想到，我会有机会来到他的童年，可天公不作美，竟是以这样的身份。

而李清晏？

那张年轻的、充满活力的脸，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将他跟那个背负情殇、客死他乡的叔叔联系到一起。

等等!

李清晏一辈子没有结婚，如果我给她介绍个女朋友呢？

如果我努努力，促成他的婚姻，他的未来会不会发生改变？

如果他的未来会因此改变，是不是证明其他的事情也还有转机？

我现在是姚胜男的妈妈，只要我不像她原本的妈妈一样养育她，是不是她就不会再纠缠李意合？不会做出那些偏激的行为？

不过见面第一天，两人就结了梁子，也许他们两人的羁绊已经因为我的出现而打破了？

既然如此，那就干脆让他俩交恶好了！

让姚胜男讨厌李意合，总好过她爱而不得.....吧？

我睁开眼，默默地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既然老天显灵让我死后复生，那就再大方一点，给点提示吧，比如在天花板上出现两个大字：正解！

看了半天，天花板还是原样，屋子里静得可怕。

「叮叮叮——」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沉思中拉回，同时也把我吓得不轻。

我接起电话，对面传来一声焦急的问候：

「是姚胜男的妈妈吗？」

「对，我是。」

「麻烦您再来一趟幼儿园吧，姚胜男和李意合小朋友打架了。」

07

再次来到幼儿园的时候，走到办公室，李清晏已经等在那里了，我冲对方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

接着，我的目光不受控制地首先落在了李意合的身上，帽子已经脱了，口罩也没戴，头和脸没事，衣服似乎也是完好，膝盖.....膝盖上贴了一块无菌创可贴！

一瞬间我火冒三丈，将目光甩到姚胜男身上，却见她双眼红肿，眼中含着泪水，我的怒气撞上这双泪眼，顿时消了一半。

「老师，不好意思，请问俩孩子这是？」我压着火气问道。

「是这样，方才大家课间休息的时候，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卫生间洗手池那里，胜男小朋友推了一把李意合小朋友，导致李意合小朋友摔倒，磕破了膝盖，但是.....」

老师顿了顿，眼神似是无意地扫了一眼姚胜男，姚胜男连忙躲到我的腿后。

「姚胜男小朋友说是李意合小朋友用水泼她，她为了躲开，不小心撞倒了李意合。」

闻言，我不觉又多看两眼李意合，心中担心不已：

「那他除了膝盖，有没有别的地方受伤啊？有没有扭到脚？」

小李意合迎着我的目光，淡定地摇了摇头。

「有没有碰到别的地方啊？膝盖贴个创可贴能行吗？要不要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摔坏啊？」

我急急地抬眼问李清晏，李清晏原本也打量李意合，被我这么一问，一下子变得有点尴尬，连忙摆手：

「不用不用，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不过就擦破点皮.....」

「那怎么行呢？擦破点皮也是、也是很危险的，万一破伤风.....」

说话的时候，我不时看两眼李意合，恨不得现在就抱起他往医院冲，身后的姚胜男弱弱地连叫了几声妈妈，我都无心理会。

「咳咳，胜男妈妈。」老师清了清嗓子，打断了我连珠炮一样的问话，「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园方，肯定要保障孩子们的安全，眼下还是要先解决两个小朋友的矛盾，以防未来再发生这种事，您说对吗？」

「是是是，老师您说得对。胜男，还不给李意合道歉！」我反手将躲在身后的姚胜男拉出来，严厉地命令她。

「妈妈，不是的！」姚胜男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一样，豆大的泪珠已经从脸上落了下来。

「你还说！」我的声音陡然变得尖利起来，「李意合的膝盖都受伤了，要是他伤得严重，我.....」

「咳、宋小姐、宋小姐！」李清晏在一旁看不下去，开口打断了我的呵斥，「不过是小孩子有矛盾，说开了就得了，别吓着孩子.....」

被他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姚胜男哭得更伤心了，她一只手紧紧抱着我的腿，另一只手不停地擦眼泪：

「妈妈，妈妈，不是我的错，就是他拿水泼我，我不是故意的.....妈妈呜呜呜呜.....」

我不无担心地再看了一眼李意合，李意合这时开口说道：

「阿姨，我没事。她不是故意的。」

我怔住，轻轻地点了点头，和缓了声调：

「胜男，虽然李意合说了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受伤，都是你的原因，你要给李意合道歉，知道吗？」

姚胜男抽抽搭搭地止住哭声，抬头看我，见我表情坚决，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我弯腰将她跟我的腿分开，她还是坚持抓住了我的一只手，这才看向李意合小声地说了一句：

「对不起。」

「没关系。」小李意合淡定地回应。

「意合小朋友的叔叔，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们解决的吗？咱们双方家长都在，如果您有什么诉求，可以提出来。」老师转向李清晏，后者则自始至终是一种懵懂的状态。

「没有，我们没什么诉求，你觉得呢？意合？」他看了看李意合。

李意合摇摇头。

「那好，既然如此……」见事情圆满解决，老师松了一口气，「两位小朋友先回教室吧。李先生，辛苦您跑一趟了，下次有事我们再联系。」

李清晏点点头，说了两句客气话，紧跟在李意合他们身后出了办公室。

「胜男妈妈。」见办公室没人了，老师这才开口唤我，我连忙点头回应。

「是这样的，对方家长没有追究，但是我仍然想跟您再谈一下这件事。关于小朋友打闹这件事，虽然胜男小朋友说她是因为对方用水泼他，她为了躲开对方，不小心撞倒了对方，但是事实上……」

她顿了顿，目光在我脸上扫视一圈，似乎在斟酌字眼：

「我说了您别生气。」

我点点头。

「李意合小朋友并没有用水洒她，是她趁对方不注意，在身后推了他一把。我们负责园区卫生的阿姨，正好看到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们。」

「虽然姚胜男小朋友哭得很伤心，可能确实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她确实是故意推倒李意合的。」

老师说这些话的时候，似乎很担心我会不相信，会怪他们不该冤枉姚胜男，但是她哪里知道，她说的这些我太相信了——

这也太姚胜男了！

我都恨不能拉住她的手跟她交流一下当年姚胜男那些绿茶行为，痛诉我被绿茶坑哭的那些血泪史！

但是我忍住了，毕竟我现在的身份是姚胜男的妈，当务之急是听听看老师要说什么。

「我知道老师您的意思了，回到家我一定严厉地批评她！」我郑重地承诺。

「嗯，我相信您做得到。」老师似乎被我愤慨的样子惊讶到，不无担心地说，「不过孩子毕竟还小，有时候可能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严重性，况且，今天早上的事情我们也都看到了，没准胜男小朋友将李意合当作了假想敌，这也是可能的。您要做的，主要还是疏导孩子，不要让孩子有这种不好的想法和行为，您说对吗？」

我点头如捣蒜。

临走前，老师给了我一张薄薄的宣传页，告诉我里面的内容主要讲的是当妈的如何跟孩子沟通。

我将宣传页打开，只见上面写着「我和妈妈是好朋友」八个大字。

想到要和姚胜男做朋友，我不禁打了几个哆嗦。

离开幼儿园的教学楼向幼儿园的大门走去，远远地，就看见站在那里的李清晏。

「嗨，我还以为你被老师关进大牢了，正在这里策划营救方案呢！」

我噗嗤一笑，忍不住说道：

「你的 T 恤怎么还反着呢？」

他向之前一样，又是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回去倒头睡着了，忘了翻过来。」

「今天的事情，真是抱歉，我回去一定好好说姚胜男。」

「不不，可别，小孩子哪有不闹矛盾的，不过是摔了一下，不用这么兴师问罪。」

我笑笑，道了声谢。

两人呆呆地戳立了半天，我才觉得有点尴尬，只好打破沉默：

「我还要去超市买晚餐的材料，先走一步了。」

「啊？」李清晏又挠了挠头，「哦这样，我、我也要去买菜。」

说完，不由分说地跟了上来。

一路上，他时不时说到「现在的小孩儿真是金贵，小磕小碰，老师就如临大敌」，还说什么「我们小时候可皮实了，除非摔个头破血流，不然老师才不当回事呢！」

说完，他还问我：

「你小时候学校老师也这么小心翼翼的吗？」

我看他一眼，心说，还真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

他哪里知道，此时三岁的我，也刚刚踏入幼儿园呢？

见我不说话，他也不恼，自顾自地说些照顾小孩儿虽然累，但是挺有意思之类的话，全然没有注意到我神游到了哪里。

这些日子，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此时的我在哪里呢？

爸爸还有妈妈，年轻的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可无论我怎么回忆，我就是想不起来三岁的时候，我家到底是在哪里，家里的电话号码又是多少。

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来到这座城市的，在那之前，我从未踏足这个地方。

可在那之前的记忆，不知为何变得那么模糊，我竟完全记不清楚。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我只记得，我有一个高大帅气的爸爸，一个温柔大方的妈妈，可是，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我们还能再相见吗？

超市里，李清晏跟在我身后，随手拿点什么扔进他的购物车，让人完全看不出他的晚饭究竟是何方料理。

「买个饼干，你看的这么认真？」见我举着三盒不同的饼干查看配料表，他在一旁笑道。

「嗯，要找没有花生的。」我漫不经心地回答，一番比较后，将其中两盒放回货架。

转到冷冻食品区，我又拿起几盒饺子，他则在不远处拿了几包方便面扔进购物车。

「买好了吗？」他走过来问。

「嗯，要这个。」我从冷柜里抱了几袋饺子出来。

「全要虾仁的？」他好奇。

「嗯。」

结账的时候，我要了两个提袋，将东西分类装好，李清晏也将他的那些东西满满装了一兜，但他执意要帮我拎一个袋子，我想了想，顺势将其中一个递给了他。

分开的时候，他将那袋东西还给我，我对他笑笑：

「这是给李意合买的，算是替姚胜男给他道歉。」

他抬手向袋子里望了一眼，嘟囔了一句：

「全是那小子爱吃的东西。」

说完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好像很了解李意合诶！」

我愣了一下，轻轻说了一句：

「是吗？」

「我老公也爱吃这些。」

08

幼儿园放学去接姚胜男的时候，远远地看着她在老师的引领下从教学楼走了出来，垫着脚尖使劲伸着脑袋向外看，小脸上一双淡淡的眉毛还像是有心事一般缩在一起，直到看到我，小脸上才绽出一个大大的笑来。

我冲她摆了摆手，目光不自主地越过一众小朋友的头顶去搜寻，终于在最后看到了小李意合的影子。他戴着棒球帽和口罩，低着头默默地落在队伍的尾巴上。

姚胜男大叫一声妈妈向我跑过来的时候，我几乎感觉到他向这边瞟了一眼，可等我扶住姚胜男望过去的时候，他已经独自一人走开了。

我走上前问老师，李意合的家长不来接吗？

老师叹了口气，跟我说了一句：

「他就一个叔叔，刚才给我们打电话说在医院走不开，叫孩子自己回家就行，我也特地交代了李意合小朋友，叫他到家立刻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跟老师道别后，我拉着姚胜男特地小绕了一圈，直到看见李意合走进一栋居民楼，这才放心回了家。

帮姚胜男换了家居服，她自己乖乖地洗了手和脸，举着手出来跟我邀功的时候，脸上还挂着不少水珠。

给她擦干水，我将她放到餐椅上，又在她面前放上做好的南瓜泥做点心，自己则坐在了她的对面，一边听她讲第一天上幼儿园的见闻，一边思索着如何开启我要说的话题。

一个人的时候，我想了很久，一方面自己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担起这样的责任。再者，姚胜男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我是否有权利来影响她的人生？

可想来想去，既然相逢一场，孽缘也是缘，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妈妈，我觉得，就是，就是那个幼儿园很好玩！」她手舞足蹈地说着，还往嘴里塞了一口南瓜泥。

「胜男。」

「嗯？」

「今天在学校里和小朋友闹别扭的事情，可以跟我说说吗？」

听见我提到这件事，刚才还兴致高昂的她立马变成了蔫了的茄子，小脑瓜几乎耷拉到碗里去。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脸蛋，平静地说道：

「我不是要说你，只是想让你再回忆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老师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万一因为这件事误会了你，不喜欢你了，那可怎么办？」

她的头稍微抬高了一下，我看到她的大眼睛还偷偷瞄了我一眼。

「那老师说，看到你推了一把李意合，这是真的吗？」

听见李意合的名字，姚胜男的嘴巴抿了抿，顿了片刻，点了点头。

「那胜男推他是因为他让你不高兴了，对吗？」

她又点了点头。

「那他是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呢？是因为他朝你洒水了对吗？」

这一次，她没有向之前那样干脆地点头，反而将嘴巴抿得更紧了。

「老师说没有看到李意合小朋友向你洒水，是老师看错了吗？胜男？」

我看见她的肩头快速抖动了一下，似乎抽了一下鼻子，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于是乘胜追击：

「没有？是老师没有看到吗？」

这次，她终于微微将头抬起一些，我低头去看，发现她的大眼睛已经蓄上了泪水，我的心里没来由地一抽，听见她小声地啜嚅：

「对不起妈妈，我撒谎了。呜哇——对不起——」

她抬起脸对着我大哭，嘴里含着一口南瓜泥，右手紧紧抓着勺子，有点狼狈的样子看起来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我忍不住拿纸给她边擦脸边安慰：

「不哭不哭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不哭了乖——」

许是见我没有责备的意思，她渐渐放松了一些下来，见她抽抽搭搭地还不忘嚼两口嘴里的食物，我刚想叫她吐出来，谁知道

她竟咽了下去，带着哭腔还不忘拍马屁：

「妈妈做的南瓜泥真好吃，呜呜……」

我强忍着没有笑出声，从来不知道姚胜男竟然还是个吃货，但是我仍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

「那可以说说为什么要推李意合吗？」

她每吸一下鼻子，小脑袋就不知不觉地摆一下，断断续续地回答：

「我不喜欢他跟我抢妈妈……」

说完，似乎受了天大委屈，再次放声大哭起来，这次还打起嗝来。

我连忙起身做到她身边去，一边给她拍背，一边安慰她没事了。哄了好久她才平静下来，最后还再三确定了我不会生她的气，这才算完。

晚上给她洗完澡，我给她讲起了匹诺曹的故事，讲到匹诺曹一撒谎鼻子就会变长的时候，她下意识地去捂住了自己的鼻子。我心中觉得好笑，但看到效果显著，坚持将故事讲到了最后。

姚胜男听完故事，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认真地看着我：

「妈妈，说谎就会变成小木偶吗？」

我本想点点头说是的，可我看着她，突然想到了上一世，她去世的那天，话到嘴边变成了：

「如果是善意的谎言.....就不会的。」

「什么是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就是.....不会伤害别人的谎言。你能明白吗？」

她的大眼睛眨了眨，懵懂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她不懂，但是今天的目的也算达到了，我又补充道：

「不过对坏人是可以撒谎的。」

她的小眉头蹙了起来，似乎更加迷茫了，我看见她用力去理解的模样，刚要跟她说长大就明白了，她就猝不及防地走过来搂住了我的脖子：

「我再也不对妈妈撒谎了。」

她的两只小胳膊劲儿还挺大，我被她紧紧箍着，不知道是憋的还是什么，竟然有点脸红。

「妈妈你会永远爱我吗？」

我的身子一僵。

许久。

点了点头。

——

幼儿园入园第一天的打架风波过后，我和姚胜男约法三章：

不准撒谎

不要和李意合交朋友

不准和李意合闹矛盾

我对她的要求不高，只要别给李意合制造麻烦就好。

她也因为我没有因为那件事责备她很是高兴，痛快地就答应了。

幼儿园生活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下去，人的惯性多么可怕，我竟然还有点习惯了每天为小孩儿忙碌的生活。

每天早上起来和她一起吃饭，送她上学，接她放学，陪她做一些手作，连阿姨都笑我，说我「突然就会当妈了」。

我有点不解，问她我以前对孩子很坏吗？

阿姨笑笑，说坏到不至于，就是不怎么亲孩子，孩子也怕我。但是现在胜男每天睁开眼就要找妈妈。

「以前呢？以前不这样吗？」我问她。

「哎哟，你这心也是大。」阿姨将手里的豆角掐头去尾放在盆里，沉吟一声，「之前住姚先生的房子那儿，你七天有五天喝得自己是谁都忘了，剩下两天连人影都摸不着，哪里顾得上她。」

我垂眼择豆角，并没有说话。阿姨自顾自说了下去：

「胜男呐，每天都是自己吃饭，自己看电视，自己跟自己玩，我每次看见她抱着娃娃自言自语，我那个心呐！哎哟……」

阿姨说着，竟还抽了抽鼻子：

「不过现在咱们搬家啦，我看你也跟以前大不一样啦，这样挺好的，对孩子好，对你也好。」

阿姨是个五十多岁的人，老公已经不在了，用她自己的话说，闲着的时候心里发慌，干脆就找了个阿姨的活计，这样也不用住在儿子儿媳家惹眼，还能挣点钱贴补。

阿姨人很勤快，干活也麻利，我还挺喜欢的，在家闲着没事的时候，我会坐下来跟她一起弄弄菜，聊聊天。

有时候拉着她一起逛街买衣服，我感觉自己就像多了个老姐妹一样，有时还会嘴瓢说出类似「哎呀你还年轻呢，这个颜色没问题，等你到我这个岁数……」

阿姨就会笑说：

「我还能长到你这个岁数，那我不是神仙了？」

接触得多了，相处很愉快，说起话来就没有太多顾忌了，更像是两个老朋友，只不过在她眼里，我还是个孩子，跟她儿子一般般的，她总替我担心。

「不过，你这么年轻，总得找点营生做。孩子越长越大，花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手心朝上跟别人要钱，总不是个稳妥的办法。」

我知道她说的是跟姚继来的事，于是点点头，表示同意她说的话，她欣慰地笑了笑。

这段时间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虽然说自己穿越了几十年，在一些形式上占了先机，买房买股票都比较有利，但我还是想做点实业，只不过太久没有工作了，一下子也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虽然把那些包包鞋子衣服卖了一些，又合上银行卡里的钱，数目也算不小，但是坐吃山空终归不是好主意，钱可太重要了。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手机提醒了响了起来，该去接姚胜男了。

走到幼儿园的时候，已经陆陆续续有孩子出来了，小班一共有四个班，姚胜男在二班，我站在门外不久，他们便出来了。

姚胜男远远看见我，举手跳着脚跟老师说「我妈妈来了，我妈妈来了」，老师跟我对视一眼，这才放了行。

我磨磨蹭蹭地给姚胜男整理了一下衣服和书包，一边听着姚胜男说肚子饿了，一边偷偷去瞄李意合有没有出来。

李意合仍是跟在队伍后面出了幼儿园，可他刚走了没两步，便被一个女人叫住了名字。那女人很年轻，长得也很漂亮，穿了一件杏色碎花长裙，长长的头发柔顺地挂在耳边。李意合走过去，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幼儿园门口人声嘈杂，我离得有些距离，他们说了什么我也听不到。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上前问一句时，那女人微笑着向李意合伸手，李意合摇了摇头，我刚要松口气，李意合竟跟在女人身后走开了。

这一切没有一个老师注意到，我瞬间感觉有点不妙。

就在我抓起姚胜男的手要跟上去的时候，一个身影闪到了我的面前，拦住了我的去路。

「宋小姐。」

我有些莫名地看着眼前的女人，不知来人是谁。

「我儿子也上这个幼儿园了。」她顿了一顿，「继来不会没告诉你吧？」

对方似笑非笑，盛气凌人，目光由上至下，落在了姚胜男身上。

点击下方卡片，阅读全文↓↓↓